

一个用灵魂丈量世界的智者

十年闯荡 7
金三角

张伯金 著

BOOKOO.com.cn

一个闯入坤沙集团者的自述

张伯金 著

八年闯荡金三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授予博库独家销售该书 ebook



濶公河上的三角绿洲



马堡食乌堡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第七部：毒区落脚，黄师长述说远征军

古道激战，中国人加入泰国籍

无奈的我，又来到清莱，暂时落脚在黄师长处。我自告奋勇担任马帮队长，带着三十八个人就出发了……在掸邦古道上，马帮遭到 400 多缅军的伏击，同伴为救我牺牲了……以寡敌众的马帮满载着货物回到了驻地。因为整天无聊，所以，刘将军让我去开赌场，我便又踏入了黑道。1989 年 1 月，我终于得到了泰国的居民身份证，终于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了，我欣喜若狂。90 多岁的丁老先生的一番话，让我彻底了解了金三角鸦片基地的历史……

一、落脚金三角

告别了朋友，去了刘将军那里。五天之后，我的“中文私学”开学了，学生都是残军的后代，他们在十至十四岁之间，正在泰文学校就读泰文一至三年级，我的课安排在学校下午放学之后。

二、黄师长诉说远征军

最惨的就是杜聿明的第五军，他们退入野人山之后，已经打破了正规军的建制，隶属关系已荡然无存。死的人就死了，没有死的随意地向前走着，没有谁知道去哪里……

三、初入马帮

机会终于来了，不过，这次机会不是进入毒品基地，而是漫游金三角地区。刘将军手下仍然有一支武装队伍，是专为金三角运送物资的马帮，可是，他们的马帮头儿突然因吸毒过量而死，刘将军正为这个马帮头儿的人选而发愁……

四、掸帮古道

突然间，有几个人拉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进了客栈的大厅，那个女人披头散发，大声嚎叫着向外挣扎，一位中年人从阁楼上下来，走到那个女人面前道：“你男人跑了，我只好把你卖到窑子里去！”又手指着那几个人道：“把她弄到楼上去，今天夜里我先过过瘾……”

五、激战江岸

我们走到萨尔温江和南卡江汇合处时，突然先锋组派人来报，说河边有缅甸军。我立刻赶到前面，向江口一望，大吃一惊，下面的缅甸军足足有四百多人，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正在这时，“叭叭叭……”马帮后尾又响起一片激烈的枪声……

六、中国人

客厅里坐着三位小姑娘，说是重庆郊区的，去昆明旅游时被骗，来到泰国美塞。那帮人已经把她们三人转手倒卖了三次，这次是把她们卖进曼谷的妓院里……

七、初入黑道

我在美塞附近的一个集镇上租了一座四层楼房开赌场，这一开赌场，才真正了解麻将是怎么回事……

八、赌馆风波

牌打到第三圈，我已经停了牌，和三、六万。坐在我对面的胖女客把手中的六万向桌上一扔，我“叭——”一推牌，只见那个女人头一歪，趴到了桌子上……

九、加入泰国籍

1989年1月，我的泰国公民身份证终于发了下来，当刘将军把身份证递给我时，我激动地对刘将军道：“谢谢你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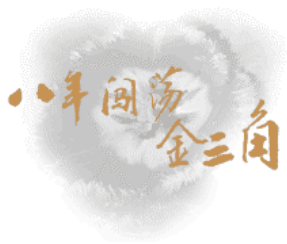
十、动情金三角

刘将军亲自驾车直奔那块山地，只见这里杂草丛生，荆棘满坡，一人多高的野草几乎把整块土地覆盖起来，那些果树没精打采地被荒草拥挤着，好象在向我求救。

柳林山后山第十次
李在李山后山第十次

第七部

毒区落脚，黄师长迷说远征军
古道激战，中国人加入泰国籍



一、落脚金三角

阿红死了，她永远地离开了我。可是，我却永远也忘不了她！

备感孤独、心灰意冷的我，逃到了清莱一位朋友那里，想打个电话给曼谷的朋友，因为我放心不下阿红，逃离现场时，她还躺在那漆黑的夜幕里。

我拨通了李强的电话，可是没有人接。我只得又给湄南大酒店的朱经理拨了个电话。

“哈罗，你是朱经理吗？”我问。

“我是，啊，你是张先生？你现在在哪里？”朱经理问。

“你不要管我在哪里，我想问问阿红的情况，你知道吗？”

“知道。等我知道后，善堂的人已把阿红的尸体运进了火葬场，是我看着火葬的。”

“谢谢你啦！”

“都是好朋友，我能不过问吗？”

“我求你一件事。”

“说吧，我会尽力的。”

“请你把阿红的骨灰安放好，以后有机会我取走。”

“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已把她的骨灰安放在曼谷南方的沙没巴公墓中的骨灰存放馆。”

“好，你够朋友啦！”

“老朋友，想开些，千万不要太伤感！”

“我知道了，谢谢你！再见。”

“有事请给我打电话，拜拜——”我挂上电话之后，告别了朋友，去了刘将军那



里。

刘将军很热情，他把我让到二楼会客厅里，黄师长听说我来了，也从屋里走出来。我们三人都坐在沙发上，我就把在曼谷发生的事情向他俩说了一遍。

“曼谷是世界毒品的老窝，也是世界娼妓的老窝；还是世界黑社会的老窝，并且，又是世界人妖的老窝。在曼谷混事，你没有一个很大的后台老板，是很难混下去的。”刘将军道。

“我这次被歹徒追杀，不知是哪方面的人？”我说。

“有可能是当地的地痞们，也很可能是向阳画廊的林老板与他们勾结在一起向你下的手。算你命大，能逃到这里。”刘将军说。

“别走了，就在这里混吧，在这方土地上，有我和刘将军，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黄师长道。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刘将军问。

“我已心凉，说心里话，我突然很想家。”我道。

“有回大陆的念头？”刘将军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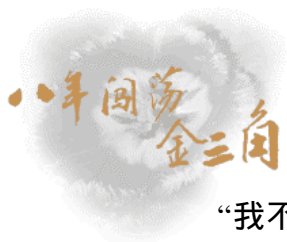
“有，我真想回大陆，这里是不属于我的。”我说。

“人家拼命向外逃，你却想往回走！你能逃出大陆就已经不易了，怎么可以再回去？”黄师长道。

“我在大陆，又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回去也不会怎么样的。”

“我看这样，你先在我这里休息几天，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下决心回去，我劝你先去清孔县城一次，清孔有好多人曾经回过大陆，他们都是从清孔过境去湄公河对岸的老挝会晒，经老挝过境到达中国境内的勐棒。你问问他们，对你回大陆会有些帮助。”刘将军道。

“我听说，中国政府对从边境回国的人盘查得非常严。”黄师长说。



“我不怕！不过，我要好好想想再作决定。”

“如果你真想回大陆，我送你一万美金，作为安家用。”刘将军道。

“不必了，你这么多的人，比我更需要钱，再说，我身上还有万把美金。”我道。

“我再急，也不缺这万儿八千块钱。不管怎么说，咱们相交一场，这个忙我一定帮！”刘将军说。

“依我看，你还是不要回去。”黄师长道。

“黄师长，我看就让张先生住在你隔壁的客房中，这楼上多个张先生，咱们也多个聊天的。”刘将军道。

“好，我正愁没人作伴呢。”黄师长说。

“唵凤——”刘将军向内屋中的刘太太喊道。

刘太太听到喊声，立刻从屋里走了出来。

“你把黄师长隔壁那间客房收拾一下，让张先生暂时住在这里。”刘将军道。

“好吧！”刘太太说罢，又叫了两个工人，打扫房间去了。

夜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只好拉开灯，点了一支烟。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思潮起伏，却又理不出个头绪。

在我流浪的日子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在极其危险的夹缝中偷生。恐惧、痛苦日日夜夜的没完没了，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可是，如果真的回大陆，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身上的钱，如果兑换成人民币，有十二万之多。如果刘将军再送我一万，我将有二十万人民币。就是回去，我有二十万块钱，在家乡也可以做些事了。在家乡我得天独厚，没有什么人敢欺负我，更没有人会暗杀我，我会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想来想去，决定回大陆。

刘太太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她十五岁嫁给刘将军做小姨太，一直与刘将军生活

在一块儿。她一共给刘将军生了六个娃娃，三男三女，刘将军很疼爱她。她是一位十分善良的缅甸掸邦族女人，听了我的事之后，第二天吃罢早饭，硬是拉着我去寺院，让我去拜见大佛爷（大和尚）。我本不想去，可是刘将军在一旁帮腔，说是拜拜大佛爷有好处。于是，我与刘太太来到半山腰的一座大寺院里。

泰国寺院与中国寺院有所不同。上午，阳光照射下的寺院金碧辉煌。身披黄袈裟的老和尚、大和尚、小和尚，三五成群，悄悄地走在那庄严肃穆的寺院里，也有的穿梭在各个殿堂中。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从四面八方云集到佛寺里，殿堂内外，明烛高照，香烟缭绕。人们举办善事，奉献布施，虔诚剃度，恭听讲经，求签问安，忙忙碌碌。

寺内的佛殿、佛堂中供奉着各式各样的佛像，姿态各异，有的头戴王冠，身披黄色王服，珠光宝气、瓔珞飘逸，它们个个都带着浓厚的泰国佛像的特色。

泰国人绝大多数都信佛，但是，他们并不只信佛祖或独信一种佛。有的人山神、路神、树神、河神他们都拜，甚至，他们连山鬼、家鬼也拜。泰国人的信仰程度极深，平日，家家户户的婚丧喜庆，男男女女的人生礼仪，包括建房、开业，都要请和尚前来念经。家中大事小情都要去寺院问大佛爷（大和尚），求大佛爷为他们定夺，就连牲畜配种和出栏都要去问问大佛爷。刘太太就是这种人，屁大的事都要去寺院问问大佛爷行不行，可不可。当然，我要回中国这件事太大了，不问问大佛爷怎么可以。于是，她带我去寺院，让大佛爷为我算一算，能不能回大陆。

刘太太在当地是一位相当有身份的太太，当然不会去求普通的大和尚。她去拜的大和尚，那可是这座寺院的第一和尚，称大佛爷。这位高僧住在深院，一般人是见不到的。

寺院我也进去过，我过去进寺院拜佛只是按我们中国人拜佛的方式进行。可是今天不同，是刘太太带我来拜大佛爷，一切都得按她们掸邦族（傣族）的拜佛方式进行。我虽不懂，但我会学，一切都按刘太太的模式去做。

我们先拜了大佛像，又拜了那位五十来岁的胖和尚，拜完之后，刘太太半跪在大

佛爷面前，与大佛爷讲了很多话，我一句都没听懂。过了一会儿，刘太太让我过来，我向前爬了几步，爬到那位大和尚面前，他看了看我的五官，又看了看我的手纹，由刘太太作翻译，问了我的生辰八字。他向刘太太又讲了一大堆的话，刘太太再把大佛爷的话翻译给我。他说我不能回大陆，如果我要回大陆非出大事不可。而且可能也走不了，因为我命里在泰国的时间还有几年，并且，在金三角，还有很多事在等着我去干。他还说我是大福大贵之人，说我文采很好，将来可以达到翰林大学士的地位，官至相，命有相命。我差点失声大笑，就我这个文化程度和我现在的处境，如果将来能写出一部有关金三角的书，我也就谢天谢地了。他说他的，我只好听我的。

从寺院回来之后，刘太太就把大佛爷的话又转告刘将军。可是刘将军却没有刘太太那么认真，他道：“信什么都不如信自己。大佛爷也是人，他不是神，他的话只能作个参考，大主意得你自己拿。”

黄师长更不信，他道：“净听他胡说八道，连我都知道张先生回大陆会遭殃。他能想不到吗？”

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还是想回大陆。于是，三天之后，我去了清孔。

来到清孔，我又去了李老先生家。李老先生一见我便问：“听说你在曼谷出了很多事？”

“是的，阿红被打死了。”

“多好的姑娘啊，太可惜了！。”

“真对不起，本来我想第二天见李经理之后，带你出去好好玩玩，可谁知……”

“唉！你能平平安安回到泰北，也是老天有眼啦！”

“我已失去斗志，想回大陆去。”

“怎么？你要回大陆？”

“是的，我不想在这里呆了。”

“你回大陆，会不会有事？”



“我在大陆并没有犯过什么法，也不会有什么事，顶多给我扣个非法出境的罪名。”

“按理说应该回家去，你一家人都在大陆内地，一个人在外漂流，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古人云：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何况人呢？”

“我听说清孔有不少人回过大陆，我想了解一下回大陆的情况，不知你认识的人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有一个名叫阿董的，从大陆刚刚回来，我可以请他来这，你问问他。”

“谢谢你！”

“谢什么，都是朋友。”他说着，转身对一位工人道：“去阿董家，就说我请他过来一趟。”

“是！”那人领命走了。

时间不长，那位工人带来一位五十几岁的中国人，我们见面之后，李老生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

这个人告诉我，要从老挝回中国，必须买通河对岸会晒镇的镇长，这位镇长并不太贪心，只须向他交两千元泰币，他就能为你办好老挝公民手续。因为老挝还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所以，办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你持着老挝镇政府手续，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直达中国边境。到达中国边境之后，中国边境就给你发一张回乡探亲的卡。凭这个卡，你就可以顺利地回到中国内地。如果再回来，就凭这个卡中国边境就会放你进入老挝，再回泰国。不过，当你回到家乡时，当地的公安部门会对你进行严格的盘问和审查。

我交给那人两千元钱，请他带我去老挝的会晒。那人满口答应。

我来到边境的湄公河边上，当地的警方让我到边境站办理一下出境手续。可是，因为没有身份证，边境不给办。我拿出户口证，边境警方说不行，我们只好又回到清孔县城。

那人建议我偷渡过河，我没同意。因为老挝的边防军不同于泰国，他们随时随地

都可以开枪打死偷渡者。

由于回大陆受阻，我的思想又开始变化。

既然回不了大陆，也许真是天意。再说，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探明金三角的秘密吗？在曼谷失利，也许更是天意，我又可以重新回到金三角了，为什么不继续对金三角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调查呢？如果说，我能在曼谷做起生意，发了大财，那不就失去了我来金三角的意义了吗？天赐我一个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在金三角住下来，成为金三角的一员，再去一步一步打破沙锅问到底呢！对！不走了！长期留下来，等我把金三角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都弄明白之后再走不迟。

我心一横，转身回到刘将军那里。刘将军见我回来很高兴，刘太太更是喜笑颜开。

“这回想好啦？真不走了！”刘将军道。

“真不走了！我已经在这里登记了户口，还走什么？”我道。

“怎么样，大佛爷从未失算过，他说你走不成，你就走不成。以后再有什么事，一定要先拜大佛爷。”

“大佛爷要是那么灵，你早就发大财了！真是妇人之见！”刘将军道。

“拜拜大佛爷也没什么坏处。”我道。

“信佛不能迷信，佛不是万能的！”刘将军道。

“喃凤自小就诚心信佛，你不可指责她。”黄师长道。

“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刘太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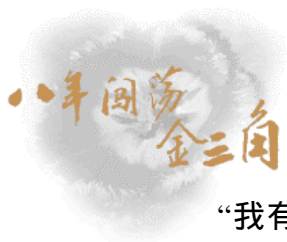
“好啦，都是为了我。”我道。

“张先生，你不回大陆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想问问你有何主意？”我道。

“我有什么好主意？不过，我可以无条件帮助你，不管你干什么。”刘将军道。

“我能干什么？一个穷读书人。”我道。



“我有个主意。”黄师长道。

“快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刘将军说。

“现在，咱们这里学中文是个最头痛的事，很多娃娃想学中文没有条件，还有不少青少年补习中文，也没老师。如果让张先生出来办一所中文私学，我看一定会不错。”黄师长道。

“这个主意不错，整天闲着没事干，我也受不了。如果办个私学，我不但有了生活保障，又能让咱们中国人的孩子认识自己的文字。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你愿意干？”刘将军问。

“当然愿意干！”我说。

“那好，咱们说干就干，地点、房子、课桌、椅子由我来办。黄师长，学生由你去招，咱们现在就办。走！”刘将军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他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

刘将军与黄先生出去了，我独自一人在二楼客厅里无聊，便回内屋休息去了。

五天之后，我的“中文私学”开学了。刘将军还为学校正式开学放了一长挂鞭炮。

学生不多，黄先生给我找来十四位学生，都是残军的后代，他们在十至十四岁之间，正在泰文学校就读泰文一至三年级。我的课是在学校下午放学之后，上课时间是下午5：30到6：30。

这些学生没有会说中国话的，更不会写中国字。因此，能把这十四个学生教好，我并不轻松。

我有我的一套教学方法。我认为，要想教好这些娃娃，首先是我与他们的语言交流。他们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如果按课本去教难度很大。于是，我采取以生活日常用语为主，书本为辅的方法，让娃娃学了就能用。用学习成果说明我的教学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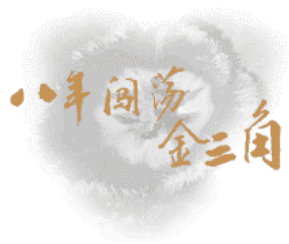
我在黑板上先用泰文写上要教的日常用语，下面再写上要学的中国字。比如，爸爸、妈妈，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泰国人。上面一行用泰文写，下面用中文写。然后，

我用教鞭指上面的泰文，这些娃娃当然认识，他们便一齐大声朗读道：“昆跑——昆卖，昆跑冰昆今——昆卖冰昆泰——”我让他们连读三遍之后，又用教鞭指着中文教道：“爸爸——妈妈——”学生们便跟着读起来，读了三遍之后我用泰语告诉学生，爸爸就是泰语的昆跑，妈妈就是泰语的昆卖。等他们读熟之后，我又带他们往下读：“昆跑冰昆今，昆卖冰昆泰。”读了三遍，我再用泰语告诉学生。“昆跑冰昆泰”是中文的“爸爸是中国人”，“昆卖冰昆泰”是中文的“妈妈是泰国人”。等他们明白之后，读上十遍八遍，最后就可以连起来读，读一遍泰文，再读一遍中文。读半个小时之后，我再教他们写。

我的教学方法对头，学生学习立竿见影。学生回家之后，一进门就可以与爸爸说这两句话，使得家长十分高兴。第二天，报名的人又多了七八个，等到一个月之后，我的学生人数一下子达到一百二十几个人。我一个人无法分身，只好又聘了两个大陆来的青年人帮我教课。

我的中文私学，不到一个半月，便招来了台湾当局教育部门的关注。他们立刻派人过来参观我的中文私学，并决定由台湾当局教育部投资，开办一所正规的中文学校。半年之后，一所中文学校在当地开学了。

很多人出面，要求我就任学校的校长，却遭到我的谢绝。我明确地表态，一不当校长，二不当教师，他们只好另委派了一名校长。



二、黄师长述说远征军

我的二百多名学生进了正规中文学校，我却又没事可干了。

在我来泰北的这几个月里，黄师长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只要一有空闲，他便与我一起聊天。为进一步掌握有关金三角的内部资料，我总是故意把话题引到他们国民党在金三角的事上。黄师长对金三角特别的熟悉，自1942年春天进入金三角作战到现在，四十六年来，他从未离开过金三角，金三角的每一条路，每一个山寨，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战略要地，他都非常熟悉。只要与我一谈到他的军事生涯，他便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在金三角那奇特的生活。

1942年，黄师长三十来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进入金三角时，他是中国抗日远征军杜聿明第五军属下二〇〇机械化师戴安澜师长的一名中校团副。1942年1月20日，日军由泰国进攻缅甸，英方这时才允许中国军队入缅与日作战。但是，由于缅甸都是崇山峻岭，山路窄小，加上缅甸地方政府不配合以及当地群众不理解，使中国军队丧失了很多有利战机。

蒋介石心里十分明白缅甸战局的重要性，他对英军能否全力配合存有疑虑。他曾两次赴缅视察，亲自布置各地战区。他第一次赴缅是1942年3月1日，是从昆明起飞到缅甸腊戍（Lashio）。在腊戍，他先后会见了英国全权代表魏菲尔、缅甸总督以及美方代表史迪威等人。魏菲尔请求蒋介石派出杜聿明第五军进入东古（Toungoo）。杜聿明接到蒋介石命令，立刻命令戴安澜师长率二〇〇师向东古急进。黄师长当时跟随二〇〇师进入东古。蒋介石则要求英军务必坚守仰光（Rangoon），魏菲尔表示尽力而为。

3月6日，仰光失守，英军一败涂地，剩二〇〇师孤军在东古、东枝一线。远征军当时集结在中缅边境，只有第六军在景东（Kengtung）一线，使得二〇〇师的处境十分危险。新派英军统帅亚历山大上将为了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撤往印度，把缅甸和中国军队统统丢给了日本人，使得日军腾出手来，大兵团包围了二〇〇师。五军另几个师远在几百里的山区无法救援。最后，蒋介石只好下令给杜聿明，拼死救